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書經揭要卷四

周書周文王國號後武王

泰誓上傳泰大同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

作後二篇既渡河作案武帝時偽泰誓出後漢馬融疑其偽至晉孔壁古文書行偽泰誓始廢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十三年者武王即王曰嗟

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

母惟人萬物之靈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宣誠實

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

書經揭要卷四 泰誓上

后稷封于邠別姓姬氏傳
三世至季歷生昌為西伯西
伯崩太子發立十三年而伐
紂為天子七年而崩是為武
王

泰誓上全旨首節史臣敘事
王曰二節原天立君之意次
三節言紂失君道又次言已

奉天以伐之又次言伐有必
克之理又次言已有必往之

勢又次言告神與伐之事末
則勉眾輔已以成功也

孔傳以為周孟春建子之月
蔡傳以為建寅之月武成書

一月程子謂商歷已絕周歷
未建故用人正不書商歷見

紂自絕于天
傳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

厚以證反

發武王名

漆案音咨泰櫻曰案
盛音成在器曰盛

越及御事治事者
馬氏曰作民父母一語武王
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
極。制音枯
傳受紂名沈酒溺於酒冒色
冒亂女色也土高曰臺有木
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
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剗剔
剗剗也。肆故也觀政猶所
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
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
先儒以為觀兵誤矣悛改也
夷蹲踞也。佑助寵愛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
兵志之辭孔傳力鈞則有德
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
傳貫通盈滿也。冢土大祖
也祭社曰宜底致也。

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
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
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
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
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
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

薰疑是稷之誤

昵暱同親近也
迫脅以威力恐人也
寃曲也不理也

泰誓中全旨首節史臣敘事
之辭吉人節聲紂之罪以見
其當伐惟辟二節言天意有
必克之理億兆節言人事有
必克之理天視節又以人心
為天意也未二節勉其往伐
傳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
戊午是一月二十八日。惟
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
為不足也無度者無法度之
事播放也。肆薰通黑而黃也
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
紂虐各立朋黨相為仇讎。魯
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
無辜之人呼天告寃腥穢之
德顯聞于上。淫過剗落喪
去也鑒視也襲重也言我之
夢協我之下重有休祥之應

爾有眾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
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

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

粃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

滅無辜籲天殲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

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

知伐商而必勝之也

林氏曰國語單襄公曰秦晉

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以

三襲也韋注言武王夢卜祥

之合故遂克商有天下

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

上下也治亂曰亂揚舉侵

入也凶殘紂也勛勉也夫

子將士也無或以紂為不足

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

商民畏紂之虐懷懼若崩推

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

勛首蓄許王及勉也

本一人下有今朕必徃四字

十人者周公且召公奭

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

闕大散匡生南宮适及

文母

懔々危懼也

泰誓下全首節史臣敘事

顯道三節言紂之無道為天

人所棄而已奉天以伐之文

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

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墜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

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傳此言天意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傳周至也此言人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百姓有過不過如萬

之有過在我教不至也蔡傳以過訓責謂百姓責

武王不即拯已于水火繹上下語脈更為親切

御案取之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

有光于湯有光孔傳屬武王朱子取之以注孟子蔡傳

以為伐商之舉于湯之心為益明白于天下則以

御案以為未嘗悖于孔傳朱註也

勸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懷懼若崩厥角嗚

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

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

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傳天有五顯之理其義斲朝涉

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

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

書經傳要卷四

泰誓下

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
度之巧列女傳紉膏銅柱下
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
妲己乃笑為炮烙之刑祝斷
也斷音酌痛音鋪
傳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
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通
蹈登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
毅陳氏曰文王聖德輝光
被于遠而著于近故能受天
命而得民心
傳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
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
聖人臨事而懼如此

牧誓全旨前四節武王誓

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
人恭行天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
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
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
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予克
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

牧誓

傳牧地名在朝歌南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眾

軍容之事古人二節告以伐
商之意今于四節告以行師
之法

傳甲子二月四日鉞斧也以
黃金為飾旄軍中指揮白則
見遠逃遠也以其行役之遠
而慰勞之也 司徒司馬司
空三卿也亞者卿之貳大夫
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
氏以兵守門王舉則從者也
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
統百人之帥 庸濮在江漢
之南羌在西蜀髮微在巴蜀
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
會者八百國今稱八國者蓋
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
受約束以戰者上文友邦家
君則泛指諸侯也 繼音惕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
秉白旄以麾曰逝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家君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及庸
蜀羌髮微盧彭濮人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北雖無農北雖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
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
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究于商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

魏尔雅云白狐注一
名執失阮一名白狐
陸璣云似虎或云似
熊慮東人謂之白熊
曲禮疏一名豹
熊音身黃白色陸璣
云有黃熊赤熊大於
熊其脂如熊白而粗
理不知熊美

一本伐商下存厥四
月八句率俾下存恭
天威命七句悅服下
在列爵惟五九句
弗服下在丁未五句
受命于周下王若曰
十六句
陸氏經世釋文云魏
晉白及說文作霸匹
革及云月始生魄然
貌

謂之魄
字彙云月始生者
謂之魄

軍壘曰營城曰壘

羗髮音腔謀

傳稱舉戈戟于楯矛戟長二
丈索蕭索也肆陳答報
也婦姐已也下氏曰案文勢
蓋謂王父弟與母弟耳王父
弟即從兄弟也

傳愆過步進趨也齊齊整也
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
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
戒其輕進也伐擊刺也少
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
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
以戒其貪殺也桓桓威武
貌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
擊于商郊也逐迎也能奔來
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
士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
殺降也貌音皮

武成全旨首節至無作神羞
記武王初往伐紂事既戊午
至悅服記武王伐紂新政厥
四月節記偃武之事下諸侯
受命為一事祀周廟為一事
告羣后為一事末節述政治
之本末也
傳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
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史臣
追增之也紂殄物害民為天
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
淵獸之聚藪也仁人太公周
召之徒略謀略俾從也休
命勝商之命也乃者繼事之
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
舊政也商容商之賢人閭族
居里門也蔡氏曰杵春杵也
凡古人行兵攜為營壘備

止齊焉天子曷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

齊焉曷哉天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曷哉天子爾所弗曷其于爾躬

有戮

武成傳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
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
此篇編簡錯亂劉氏王氏程子皆
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傳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
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死魄明也二日故曰旁死魄

也翼明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惟有道會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

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

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

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

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

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

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

比于墓式商容罔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

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

馬字下恐應有既字
爾天下弗服遺云服
事也言親以財宜獻
錄不為已有与之天
下眾人共之欲令其
性情之幸也

豐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
豐文土舊都先王廟在焉
生魄望後也駿速也近而
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
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
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
成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
也始封于部故曰建邦啓土
文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
益著于天下凡九年崩成
命黜商之定命也士女嘉周
之來筐篚盛其玄黃之幣明
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
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邑周
也按昭我周王蓋執篚者之
致辭昭我周王弔民伐罪之
德也

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
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
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邊越三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
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
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

按重字貫五教三事五教之
外惟力田足食死喪祭祀之
禮皆所最重也

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悼信明義崇德報功
垂拱而天下治禮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建

洪範全旨初一日五行節箕
子述大禹所第九疇之綱一
五行以下箕子詳列九疇之
目如一日水云云箕子所推
行者也水曰潤下云云天
所增益者也總是治天
大法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
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傳乃言者難
辭重其問也

陽之逸及馬云升也
升稍舉也舉猶生也

傳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
因箕子之辭也史記箕子陳
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
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
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傳乃言者難
辭重其問也

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

陳氏曰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陳洪範所以傳

萬世天人之大法

人生萬事各有其宜皆所謂

居也武王意人君代天理物

必仰承天意以治民而使其

居之順其常得其正以無負

上天陰陽相協之心者其道

在于敘其秉彝人倫也我欲

敘之不知所以敘之之道當

何如此問箕子以為治之道

也

傳墜寒泅亂陳列異與數敗

也呂氏曰水墜而五行皆泅

見五行一源

墜音因泅音骨數音妒

臨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

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斃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乃

言者重其答也洪大範法疇類錫賜也孔氏曰天

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

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

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

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初一

四為肩六八為足五數居中即洛書之數也初一

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

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

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朱子曰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耦之數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即禹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于天下後世也

按用字皆人君用之前四疇皆所以成就皇極者體之所

以立後四疇所以維持皇極

者用之所以行九疇之樞紐

在皇極也聖發敬農協建

又明念嚮威等字以下文箕

子推行增益者對看則此為

綱矣

任氏曰水言潤則火燥土滯

木敷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

水冽土蒸木溫金清可知也

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

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滯而六及洲寒氣嚴也又寒也蒸音盛也曰薪細曰蒸又蒸蒸溫和厚又暖也

矣火光上也又熱也
圓音圖
革音格反熟曰韋生
曰革說文皮去其毛
革更之又更易也
逆忽械及溝洫字重
嬰取訖及進火謂之
嬰氣上謂之收
炳字義不下其是更
字字更音燒与燒同
爛熟也

灼爇也

鑛音礦字云金銀
銅鐵石也徐云銅
鐵之生多連石也

哲

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
土圓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
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
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
之井洫火之爨治木金之為
器械可知也木變者炳之而
為火爛之而為土土化者能
燥能潤能敷能斂水因者因
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
因白而白火革者革生以為
熟革柔以為剛革剛以為柔
種曰稼斂曰穡夏氏曰
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
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
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
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
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
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

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
亦然陳氏曰五行之聲水羽
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也五行
之色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
黃也五行之氣水朽火焦木
羶金腥土香也五行生數
必得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
十成之然後陰陽各有匹配
李氏曰貌之必恭以至思之
必睿有物必有則也作肅以
至作聖聖人而後可以踐形
也
乳疏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
皆為人用宋子曰周禮一書
只是箇八政而已
呂氏曰司寇以上皆內治賓
師為外治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傳此下九疇

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
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萬物成形以微著為
漸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
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
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
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
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
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
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故不曰曰
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為
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二五事
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
睿作聖傳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

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
矣既發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
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
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哲謀
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三八政
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

七曰賓八曰師傳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

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
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
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
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按禮記王制自冢宰制

躔者曰行于度也占者占候步者推步

歸氏曰五紀雖五總之實歷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于八政之中所以尊天也

朱子曰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

論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以下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皇極之數

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

皇極一句是綱領極兼至極標準二義串講有極者以其為固有之理也庶民兼臣在

御案以八政者民生之先後緩急故柔遠安邦之事在於

養教之後王制所言建國之規模綱紀則禮樂征伐之柄必居庶政之先義各有所當也

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傳歲者也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

也日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纏度也星經星緯星也星辰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傳皇君建立極至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

之至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則極建矣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

內錫者上下通稱王氏曰斂

五福以錫庶民豈直有斂散之迹哉有道之君立乎其自能措一世于和平民皆飽食煖衣入孝出悌有壽康而無鄙天者其君有以致之也

傳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此德私相比附也時人即指上三等之人言

傳獎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

御案易有大極則萬物之本根此皇極則非人之標準太

極理之在天者也皇極理之在人者也在天者終古無所加損在人者則非聖人得天子之位立人

類之宗其道固有所不行是故太極不在八卦之內而皇極列於九疇之中所謂皇建其有極而太極本無極也此易範之精也凡厥庶民

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傳言庶民與有位之惟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

不建極也○此與上節化于身教者也下三節成于政教者也無偏三節成于言教者凡厥庶民有猷

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傳此言庶民也有謀慮者有施設者有操守者君之所當念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中人也進之則

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起下之義進其行者進于皇之極也

陂古文作頗唐元宗以此句韻獨不協因周易泰卦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為無陂

以其為裁制之宜曰義以其為事物之當然曰道以其為天下之共由曰路偏謂偏于己黨謂黨于人首六句戒其心之私次六句戒其事之私已私猶根于心必須克治方

能會極已私僅見于事一渾化之便能歸極也許氏曰無偏陂好惡偏黨反側戒辭也遵王之義道路勸辭也王道蕩蕩平平正直贊辭也會其極遵其義道路歸其極皆至于蕩蕩平平正直也

曰字箕子更端之言

不曰德而曰光就其接民者言也訓者諷詠而紬繹之謂行者佩服而踐修之謂庶民如此有位可知朱子皇極辨曰浴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

字彙云細釋經書尋究之也純全也文也

可與為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無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一虐斃獨而畏高明申氏曰以其微而棄之是即虐人之

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

弗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

之福其作汝用咎傳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

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富祿之也穀善也

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不可及惡德也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傳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

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曰皇極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

敷言是繇是訓于帝其訓傳敷言上文敷行之言也言

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之妙如此

五故自孔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訓極為中則不可即如舊說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正直即所謂王道正直是也習俗之偏以彊變言氣稟之過以沈潛高明言邵氏曰三德之用五所以施之者三世也人也地也世云者周禮平國亂國新國之謂也人云者論語求也退由也

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傳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

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

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傳克治友順變

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所

兼人之謂也地云者中庸南方之強北方之強之謂也

王食珍食也此示以操三德之權或權勢不移其何以操此三德以為皇極之用哉

傳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孔疏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蒙為氣連蒙闇也克者兆為二垢其垢相交也六爻不動以內卦為貞外卦

以納天下民俗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於皇極者如此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傳福威者王之所以御下王食者權不可下移日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傳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傳此卜兆也雨者筮也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傳此卜兆也雨者

者闢靈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曰貞曰悔傳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凡七下五占

為悔有動爻者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者靜而正故內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動乎外豈皆有悔哉而以外卦為悔者悔生乎動故也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于鬼神故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皆以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為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杜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也自夫

子贊易極著著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

朱子曰舊本謂雨屬木陽屬金煥屬火寒屬水皆錯亂了另斗南曰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為水矣離為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陽為火矣小明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為燠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證據甚好八庶徵曰時林氏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雨

用二衍忒

傳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之過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

差也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傳凡

必立三人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

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

凶傳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

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

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傳徵驗也廡豐茂所

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敘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

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一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一

極備凶一極無凶傳極備過多也曰休徵曰肅時雨若

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

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

洪範

賜燠寒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為長鄭氏曰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

傳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朱子曰洪範庶徵固不是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事必有是應如王荆公又却要一齊都不消感應只把若字做如似字說了做譬喻說了也不得古入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
卿士執政之官師長尹正謂諸有司
申氏曰百穀成天時有生則

若曰蒙恆風若

傳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

類應之自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傳歲

然之理也以尊卑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兩賜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傳歲

三者兩賜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日月歲時既易百穀

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傳咎徵

庶民

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

從星則以風雨傳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日有中道月有九

地利有養也治道明五辰既撫則庶績其凝也天地交而賢人出因之明揚陰陽和而家道昌因之平康是五氣之順布有以感之而實五事之交修有以本之也王氏曰休徵先大後小者見休徵之效必關于一歲善必積而後成咎徵先小後大者見咎徵之害初起于日月惡雖小而可懼

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

滄池大雨也
狗作狗字

山不得其死也短折橫天也

南南字衍文漢志無南字
孫氏曰形康而心寧考成
也王氏曰福極不言貴賤何
也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
可使慕而嚮六極皆可使畏
而遠若貴賤有常分矣使自
公侯至庶人皆慕貴欲其至
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
奪何有終窮

旅葵全旨慎德二字為綱領
首節史臣敘事明王二節言
不可不愼德盛五節詳慎德
之事夙夜節勉以慎德之功
末節期以慎德之效
朱子語類問時庸展親諸家

多訓展作信是否曰展審視
也不當訓信
傳狎侮君子則彼必高蹈遠
引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
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
神亦安能盡其力哉顧氏曰
狎者與之暱也侮者禮之倨
也一是視為私人一是忽為
易與
傳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
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之
事王氏曰玩人則以驕而滅
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
剛故喪志此申上二節玩人
玩物之害以見不可不成也
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
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
益切至矣王氏曰此一段三

見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有虞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

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

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後曾氏曰九疇者皆

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

福之在於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於民則人

君之所當畏

旅葵傳西旅貢葵召公以為非所當

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

旅葵用訓于王

傳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

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則道路

白通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

曰嗚呼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德一篇之綱領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惟服食器用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

不易物惟德其物

傳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

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

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傳

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

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

不役耳目百

度惟貞

傳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

玩人喪德玩物喪

德

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

玩人喪德玩物喪

德

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

書經易要卷四旅葵

百

節無益與異物猶汎言之至
大馬奇獸則指言之至所實
惟賢見此外人主無當留其
心者實非其寶適人且不安
則切言之矣

傳或猶言萬一也此即謹德
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
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
之矜八尺曰勿細行一簣指
受蔡而言也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
王業可永也茲指夙夜句

金縢全旨此篇本兩截事克
商至乃瘳紀周公祝禱請命
而武王疾瘳之事也既喪至
末紀周公避流言而居東及

志傳德者已之所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傳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

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適人安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金縢傳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用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

成王迎歸之事也俱見公之精誠感鬼神而參天地處

傳弗豫不悅豫也二公大

公召公也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

戚憂福之意蓋御二公之下

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

壇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

壇之南別為一壇北向周公

所立之地也植置也瑋璧所以禮神

瑋音善植古置字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

壇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

季文王史乃用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

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能

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

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

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

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

鬼神 武王任大責重未可
以死 寶命即帝庭之命也
即就也 歸侯爾命侯武王之
安也 屏藏也 屏壁與珪言不
得事神也 三龜者 三人所
卜之龜習重也 謂三龜之兆
一同 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
是吉 籥籥通

體兆之體也 茲攸侯即上文
所謂歸侯也 一人武王也
冊祝冊也 置藏卜書之置金
滕以金緘之也 流言無根
之言 孺子成王也 居東居
國之東也 方流言之起 成王
未知罪人為誰 一年之後 王
始知流言之為管蔡 斯得者
遲之之辭也 鳴鴉惡鳥也
以其破巢取卵 比武庚之敗

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 乃卜三龜一
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

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侯能念予一人 公歸

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武王既喪管叔

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周公乃

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傳辟讀為避 周公居

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

鳴鴉王亦未敢誚公 孔傳據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故弗辟注辟法也

據大誥序三監淮夷之叛在周公相成王之初故以居東為東征至鄭康成箋詩始讀辟為避而分

管蔡及王室也 誚讓也

孔傳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

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

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

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朱子

曰公既滅武庚管蔡而成王

之疑未釋故公不欲遽歸留

居東方

傳發金滕之書將卜大變而

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

新當作親案武王疾瘳

四年而崩城王年羣叔流言

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

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

居東為二年東征為三年朱子釋詩從孔傳而蔡

氏釋書從鄭箋朱子晚年與蔡氏手帖曰弗辟之

說從鄭氏為是向董銖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

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不然然究未改鳴鴉詩注

孔氏之說亦附錄而不盡廢焉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

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

乃得周公所自以為為功代武王之說 二公及王乃問

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王執書以

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

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

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

大誥全旨此篇總釋諸臣疑人之疑以破違卜之說分五段首六節一段爾庶邦君節一段肆子冲人二節一段爾惟舊人四節一段末二節一段詳每段下
傳猷發語辭弔恤也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于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歷歷敷服五服言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于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語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心成敷布音節敷

齊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寧王武王也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已預告矣及此果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按東土叛亂故西土有艱西土以討亂故亦不靜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墮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于往救撫武繼也大事戎事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

木所偃豈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誥

傳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音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一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

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今蠢今翼曰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

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

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首二節言

束征之不可已次四節言卜之不可違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

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傳此舉邦君御事不欲肆子冲人

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

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

龜而并吉也。按十夫馬融以爲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不得稱十夫。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殷通播臣謂武庚及其羣臣本浦亡播遷之臣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于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之故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故我冲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鯀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今天實以其大者遺於我以其艱者投於我於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

義言之於爾邦君多士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于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也。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卜是用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不丕基業其可違也。當時有武王之舊臣亦憚征伐故傳呼而告之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爾否塞而不通茲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不敢不極卒武王

事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爾我不丕基上節破其艱大之說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音缺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棊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曰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

堂矧肯構厥父音匪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以上四節民論以當終武功肆哉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太節責以不知天命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言肆朕誕以爾

所圖之事也。化，化其固滯，誘誘其順從，裝輔也。寧人，武王之
之大臣，民獻十夫，以為可伐。
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
而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
人而圖功所終乎。四國勸懲
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
我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受休
美而畢之乎。若昔我之欲
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
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
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
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
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
蓄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
況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
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
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

書經卷之四 微子之命

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二節總結上文

微子之命

傳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

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傳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

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

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

垂後裔。

傳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爾惟言其深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

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傳猷，道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欽哉。

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

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

有周無斁。

傳此，因成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常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

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成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教，猷也。嗚呼！往哉！惟休

無替朕命。

康誥，傳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為衛侯。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

弗棄我之其業乎。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以撫存武王之命乎。民養，謂人之臣僕，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肆放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武王之明大命于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于足時，不敢違越法制，懼于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于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于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天亦惟欲休

龜釋文云：字又作龜，善白及馬，云鬼也。謂月三日始生，龜也。各曰龜。

王制千里之內曰甸
甸侯治田之表也又
千里之外曰采許元
列之內地取其美物
以當穀稅
周禮大曰邦小曰國
又小曰邦大曰國

美于前寧人也。我何敢盡
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徂。蓋
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
疆土之理，下而不吉，固將伐
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
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
之所陳蓋如此。
微子之命全旨首節舉古崇
德象賢之典，以明封微子之
故。次節述成湯之德，三節嘉
微子之象賢，四節戒勉之五
節，節節遣之。
齋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
為子孫之稱。
康誥全旨分二段，不敢侮節
以上言文王明德慎罰以造
周康叔得封之由也，下欲康
叔明德慎罰以治殷保封之

道也

初基定其址也，見士朝見而
趨事也，民大和會，人心本自
和也，播民和，因人心之和而
播敷宜暢其和也。

通音律又音述焉
云述也
考孔氏云面如津梨
之色

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治。百官士事也。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

手稽首。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孟，長也。言為
諸侯之長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德，明
封，康叔名。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一篇之綱
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
領不敢侮，齔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
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
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
不用罰而用德也。終不敢侮，齔寡，庸庸，敕敕，威威，
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
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

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兒曷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
王用能敬賢罰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
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
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
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
力不怠，故爾小子封。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
得在，在此東上也。

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
乂民，汝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

王用康保民，以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明，德也。
通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
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

書經易學卷四 康誥

傳同痛癩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占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于理勉者勉于行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于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

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武王既欲康叔祗遜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考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以見義理之無盡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久而眾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川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始能不廢在王之命也王曰嗚呼小子封

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

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

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

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傳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王德意和保殷民使

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王曰嗚呼封敬

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刑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兼與小大以申戒之也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為囚求生道也蔽斷也按要者結罪之辭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義宜也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于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謂刑殺不可

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傳此下謹罰也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單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傳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赤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

刺魚愛則知志友

要囚者注云要案因情得其辭以斷獄也又通要案也

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于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本有順義之事言年雖少而心獨善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很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言寇攘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尊卑顯然之序

陳時臬事罰徹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徒對友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音啟啓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天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

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于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夏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賞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于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

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懾傳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懾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傳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言明思夫民當開道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

禮曰非德用又言惟德不可泯氏之謂也則為無政于國之注初學恐有迷也如本文之安解脫也

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很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羣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肆語辭

酒誥全旨首節一篇綱領穆考七節述文王甚酒之教以引起大命而并及甚酒之教也我聞惟曰四節又敘湯之所以興紂之所以亡而推已欲以紂為監也予惟曰節承監紂撫時之語而勉康叔盡其責末四節又挈臣民之不率教者而欲其各有以處之也

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傳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傳商受酬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

誥茲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

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

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

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

書經易學卷四 酒誥 三

言行喪邦故言辜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毋常于酒其飲惟于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于醉也

羞者惟君孔傳以為進于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文義不可從蔡傳惟君未詳按羞者養老也惟君疑為君燕其臣也蓋邦國有養老之禮及君與臣燕飲之禮所謂不醉無

進食於尊曰饋

歸者皆得以醉飽也稽合也自介者享神為正而我後飲是副之也

傳但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誌酒之教其大如此

按外服有諸侯邦伯二等人內服有五等人百僚五等人之總稱庶尹庶官之長亞次大夫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子尊官百姓里居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甲居者

傅後嗣王受也受沉酣其身昏迷于政命令下著于民其所祇保者惟在于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天惟縱淫泆于非

言經指要卷四

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

德小子惟一傳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也妹士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

用酒傳此武王教妹士之民也嗣續純太肇敏服事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

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

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

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傳此武王教妹士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不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案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王曰封

我西土棊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

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

言經指要卷四 酒誥

彝用安逸而喪其威儀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幸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耳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

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傳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傳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祇辟而使之益不怠耳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

一本問于之于作在

戒以撫安斯時乎圻父司馬也主封圻農父司徒也主農宏父司空也主廟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殷受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湏于酒不能遽革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臣不忘教辭不湏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于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下羣飲誅殺之罪矣辨治也乃司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酒酒則民

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幸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于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傳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傳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茲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

之酒酒者不可禁矣。
音勉。勸音捐。

梓材全旨分二截首四節是
武王誥康叔之書首節欲其
通上下之情次二節欲其寬
刑辟之用稽田節總承上三
節而以成終望之後四節臣
下進戒之辭第一節示以馭
臣之道次二節示以化民之
道末節總承上三節而以承

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傳劾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
侯甸男衛使之不滴于酒也況太史掌六典八法
入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
僚大臣可不謹於酒乎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
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況爾
之疇匹而位三卿者圻父迫逐違命農父順保萬
民宏父制經界以定法皆不可不謹于酒也況汝
之身為一國之視儆可不謹於酒乎剛制剛果用
力以制之也

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
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
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茲勿辯乃司

命期之也

孔疏以用也用之者既用其

言以為政又用其人以為輔
陳氏曰大家定四年左傳載
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
氏至終葵氏即衛之大家也
王氏曰云以某達某者謂先
得乎此之心而後可以通乎
彼也魯君失民故不能制三
家故達乎大家有道臣民愛
戴政自行于大家矣不能其
大夫國人何以事上故達乎
天子有道一國順治情自孚
于天子矣

陳氏曰此節自當缺之今姑
乘合諸說解之曰汝若常發
越謂羣臣言我有交相師師
之三卿與止長之尹眾大夫

民酒于酒

胡氏曰此正身正官以清
不飲之源也故以終篇

梓材

傳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之理欲其
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
字此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
別今王惟曰以下人臣進戒之辭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傳大家巨室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
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
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
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閒者
惟邦君也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
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之旅我意言我欲無虐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為臣者遂往效君以敬勞遂與往日為茲死殺人者罪人所經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為新羣臣遂亦見其君之事凡戕敗人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臣亦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孔疏敬勞即論語所謂先之勞之是也惟為君必先有以敬勞之而後其臣罔厲殺人
林氏曰周官太宰建其牧立其監注監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按引有徐徐之意
傳稽治之敷蕡廣去草棘也疆畔吠者迎水渠也塗墍泥

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面目

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蕡惟其陳修為虐人可也

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

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屢采色之名

按敷廣也田一歲曰蕡墍附塗也卑曰垣高曰墉具粗曰僕致巧曰斷
墍奇寄反茨音慈屢屋郭反夾音協

勤樸斲惟其塗丹墍

樸斲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疆畎墍茨丹墍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

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

邦丕享

傳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傳越今也德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及也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傳肆今也德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天命者也

若茲指用德以懷侯化民

後藤本於惟王之下為句又通未知是非以待追考

孫孫永保民傳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召誥全旨前七節史記作洛之事人錫以下方是召公之誥凡三段每更端處皆以嗚呼發之一言天命不易次言天子任大責重三言初服所係之重總欲其敬德誠民以祈天永命也末節則結言之傳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去豐二十五里

書經揭要卷五

召誥

傳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命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傳成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

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

經營傳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越三日

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傳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若翼日

遷遷行貌又連接也

傳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進遷而來也朏

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肫敷尾反戊音茂。

社于新邑鄭氏以社為土神。勾龍配社是也。孔傳直以為勾龍非也。但既以社為勾龍則知社非即祭地而祭地別有北郊可知。經有社無稷而傳云告立社稷之位者。疏以為省文是也。蓋舉社以見稷耳。非社稷共牢也。傳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不作言皆趨事赴功也。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

以與之以從行矣

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也。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後王後民指受也。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于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從子保者從其子而

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

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

一。傳郊祭天地也故川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按注疏謂以后稷配故牛二非也謹遵

御案蔡傳言祭天地不言合者天地各攻其位位成而祭之也疑此時南北郊之名已立言郊者統天地言

之歟周禮大宗伯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大司樂有圜丘方澤之說祭法言泰壇祭天泰折祭

地此皆天地並言祭天地異所越七日甲子周公

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殷庶

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

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傳此下皆告成王

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

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

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

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

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

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傳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

書經易要卷五 召誥

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啟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而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而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

成。柏觀為善。以飾其驕淫之性。則日進于善。而不已矣。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亦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命以吉。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

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暑。傳誠和暑。險也。王其大能誠和

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暑。險可也。王

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傳洛

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上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蒼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先服殷御事。比

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傳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敬作

所不可不敬德。傳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王能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

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唯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亦惟茲二國

命。嗣若功。曰。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曰。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曰。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曰。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曰。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

陳氏曰王位不在下土地人
民惟在德元而已德元亦猶
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者也

朱子曰以小民如以某師之

以
傳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
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
友民周之友順民也召公於
篇終致敬言乎小臣敢以殷
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
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
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
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
已按末者一世二世以至萬
世成者一成而不易

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宅新邑所謂

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其惟王勿以小民

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傳疾於敬德則當

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其惟王位在德元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傳元首也居天下之上

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上下勤恤其曰我受

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

天永命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拜手稽

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

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

王能祈天永命傳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

洛誥傳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上史錄之為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傳此下周公授使王如

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

辟傳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予惟乙卯朝至

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瀾水東灋水西惟洛食

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傳瀾水東

城也朝會之地灋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

洛誥全旨惟三月節史臣敘
事之辭脫簡在康誥下分六
段前四節周公遣使告上而
成王復之此時公在洛邑王
在鎬京肇稱至罔不若時十
三節公敘王宅洛而示以去
志王敘其功而留之是時王
與公俱在鎬京予小子其退
至文祖德七節王留公而公
許之是時公與王俱在洛邑
評來至懷德四節公述相愛
之意并致期望之辭是時王
歸鎬京公在洛邑戊辰二節
記祭祀冊誥之事當在評來
茲殷之前末節記公治洛之
始終

傳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
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為

子者親之也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敬及知天之其命定命子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保使也圖洛之地圖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呂氏曰周公何為而先卜黎也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黎既不吉改卜洛邑乃從公之心即天心也王氏曰始之相宅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咎其基命之語繼之定宅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咎是命之語

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王拜手稽首曰公不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

敬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休來來

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

休拜手稽首誨言傳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匹配視示也貞猶當也周公曰王

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無文

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傳功宗功之尊顯者功臣皆祭於大然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

冠故謂之元祀周公告成王即命日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

傳周公言子整齊百官使從

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子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徵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誥之也

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此黨之私乎少徇則自此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焚不可得而撲滅矣

任氏曰明作是建事之精采惇太是為治之規模成裕成化于不迫也按俱兼若彝撫事講傳周之王業文武

之成王當終之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享不在幣而在于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

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傳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皆公也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孺子其朋孺子

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

及撫事如手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伴嚮即有僚明作有

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當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

以私入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

有辭于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傳此上詳於記功後世矣教工內治之事此

下則統御諸侯教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養萬民之道也

皆經易要卷五洛誥

享也諸侯惟不用志于享則
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
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
安得不至于差爽僭侮墮王
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
敬存心辨之于早察之于微
乎 頌朕不暇成王當頒布
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
以輔民常性之道汝于是而
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
以長久之道矣篤敘我武王
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
汝之命矣王往洛邑其敬之
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
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
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
民將無遠而至焉
豐音忙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傳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乃惟
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覆乃時
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敬
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傳此教養萬民
王也篤者篤厚而不忘敘
者先後之不紊戾至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
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
民居師傳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明顯明之也保
也居師者宅其眾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
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也

傳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啟
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
言去也 王言我退即居于
周命公留後治洛 宗禮即
功宗之禮亂治也四方開治
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
未能敘公功也敘功者安定
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將大也周公居洛啟大其後
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
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而治為
宗周之四輔也
來者來洛邑也責難於君謂
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
義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宗功宗之惟公德明
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敘
予冲子夙夜毳祀傳旁無方所也穆穆和敬也言周公
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
之德敘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為哉惟早夜
以謹祭祀而已蓋
示其留之意也 王曰公功棊迪篤罔不若時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傳此下成王留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敘公功傳此下成王留
迪將其後監
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朱子曰四王曰公
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

各注

秬黑黍一稔二米和氣所生
鬯鬱金香草中尊也

陳氏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
以禋祀之酒今拜稽而致休
美以享公焉

秬巨上聲齒音由
傳承聽受也敘敘條次第也
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承觀
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成
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
者歲舉之祭也宗廟禮太牢
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于
洛故舉成禮也逸史佚也作
冊者冊書也王賓杞宋之屬

助祭諸侯也以王殺性禋祭
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
央室也裸灌也 在十有二
月者明戊辰為十二月日也
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
而薨也
釋文曰攝政七年天下太平
馬同鄭云受王武王受命及
周公居攝皆七年

多士全旨首節敘作誥之由
爾殷遺至我適十四節反覆
諭以革命之公惟爾洪無度
三節言遷洛之意惟爾知二
節重言革命之公昔朕來自
奄至未重言遷洛之意
傳歎憫言昊天大降災害而
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
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傳定止也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

以慰憚人心毋求夫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
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
享公之德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

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傳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孺子

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

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傳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

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
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
恭而倡後王也此公以予且以多予越御事篤前
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傳

子者眾卿大夫也言我以眾卿大夫及治事之臣
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眾也孚信也作周孚
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
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
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佅來越殷乃命

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傳此謹恭殷民而命寧周

也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蔡傳據蘇氏謂成王緩寧周公如事

神明公不敢受此禮而祭于文武王氏林氏則以
周公尚存謂之明禋恐無是理蓋命寧周公者即
以二卣命公禋于文武以告太平也 惠篤敘無有

遺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傳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

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遺遇自罹疾
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王

燕之承及鄭讀王在
新邑

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弋取也。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栽培傾覆。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為者。彝以理言。為以用言也。上帝引逸者。人心得其安。則聖賢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桀自不適于安。帝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桀不能敬用。

帝命乃大肆淫泆。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旬治也。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袁氏曰。罔敢失帝。隱微處操存此心。配天澤民。發用上廣大無際。德紂人不明于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于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凡四方小大邦國。患亡其致罰。皆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戢。定翦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

數音堪克也。又書
斫也。

書經傳要卷五

仲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

之承及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

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裸。傳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

等事以附。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篇末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士。傳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王。傳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

也。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王若曰。爾殷遺多

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

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

天不弔。允罔回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弔。惟我

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

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

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

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成乙。罔不明德。恤祀。亦

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

家。誕淫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

書經傳要卷五 多士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于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三監倡亂子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也子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時是也指毀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顧氏曰藏府曰頌頌行曰典

爾又一本作爾其

傳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謂夏命之初凡

夏之士皆敝迪簡拔在商五之庭有服刻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子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子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子惟循商故事矜恤于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此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輕其恩厚今乃有所怨望乎按奄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東征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

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傳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子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子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照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子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迹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傳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周幾安爾所秉安爾所居也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畜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傳邑四并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有壽考皆于

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管蔡
霍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
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
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
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
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
遷民在營洛之先矣。按書序
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
謬矣。王曰之下有關文時
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
止為念也。

無逸全旨通篇凡七更端俱
以嗚呼發之首三節舉君子
小人言之欲成王以勤為法
以逸為戒也。我聞四節舉商
君之無逸者告之厥亦四節
舉文王之無逸告之繼自今
三節欲其法文王之無逸戒

紂之縱逸胥訓告二節舉古
人不棄忠言者勉之自殷王
三節舉古人不治誹謗者勉
之末節致丁寧之意
傳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
穡其子乃生于豢養不知稼
穡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
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
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
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
知自逸也
胡氏曰抑有遏止之意人所
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自
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惟
義理是從則必畏天命畏祖
宗畏師保畏諫諍畏謗讟畏
禍亂此非他人所能與由我
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

茲洛焉爾之子孫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乃與自爾遷始也
無逸 傳逸者人君之大戒成王初政周公懼其
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傳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
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
是焉作輟則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
非所謂所矣

依 林氏曰以稼穡艱難為念而不留意于逸者乃所以
能逸蓋好逸未必得逸無逸者自然逸也傳依者指
稼穡而言小民所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
恃以為生者也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
昔之人無聞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

國七十有五年 傳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
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其

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

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傳高宗武丁
也未即位之

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
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發言和順當於理也
嘉美靖安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乃
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
之著於 民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

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

享國三十有三年 傳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高宗欲
廢祖庚宜祖甲以為不義逃於

傳無毋通皇遠通毋白寬假
 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
 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
 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夫
 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
 而崇飲之類故曰毋若商王
 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
 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
 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
 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
 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
 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取之
 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
 厥口詛祝者怨之刑于外也
 孔疏請神加殃謂之誑以言

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為湯孫太
 甲效在高宗後者以立年多少為先後殷家亦祖
 其功故稱祖唐孔氏引國語帝甲亂之七代而殞
 史記祖甲淫亂之言謂祖甲不應與二宗並舉當
 以湯孫太甲為是蓋二甲之得相混者享年同也
 案以世代久遠傳疑不一錄二孔諸儒之說以備考訂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
 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傳此篇專以享年永不
 而禁其所當戒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
 自抑畏傳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文王甲服即
 康功田功傳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
 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

賚音徠賜也
 振騰也

告神謂之祝

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
 汝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
 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
 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是
 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
 藏怒也按皇大也此節承迪
 哲而言

言成王於三宗文王迪哲之
 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誣
 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
 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
 永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
 其心以無實之言羅織疑似
 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
 人受禍不同而同于怨皆叢
 于人君之一身亦何便于此
 哉茲者指上文而言也

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
 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美也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
 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去者
 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賜給之使之有生意也
 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晏一食之頃有
 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文王不敢
 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

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

五十年傳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
 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
 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
 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受命為諸侯也文王九十
 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
 七言中身舉全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詩張流反幻音患誼莊助反
祝音呪請張政誑也

君頌人言分七段首六節反
發天命當保意以留之我聞
在昔四節舉商六臣之輔君
者勉召公匹休之在昔上帝
七節舉周五臣之輔君者勉
召公匹休之前人節舉顧命
留之告汝節舉天威留之子
不允三節申言天命民心以
留之末節專言民心當保以

留之

傳天既喪殷殷失天命我周
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
長信于休美乎如天輔我之
誠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
于不祥乎周公歎息言召
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
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
永遠念天之威于民無怨昔
之時也天命民心上就無常
實惟在人而已今乃翻然求
去使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
敬民遺絕佚墜文武光顯可
得謂在家而不知乎按經
歷踐行之謂恭明德言敬天
敬民之明德在今我小子
且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
惟以前入光大之德使益輝

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傳則法也

其指文王淫過也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

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民無或胥譴張為幻傳惠順譴誑張誑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

盛其臣猶目相與誠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改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

敢誑誕為幻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

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王傳通蹈哲智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傳通蹈哲智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

高宗祖甲文王充蹈其知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

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是

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

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君奭傳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誥體也

周公若曰君奭傳君者尊之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

百
耀而付于冲子而已。申言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保衡即伊尹、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序商六臣之列，蓋勉召公、匹休于前人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又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國有人則實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者，姓與夫王臣之徵者，無

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天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下，如著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子天者則壽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又有殷多歷年所，紂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今召公勉為周家，公承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按天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一言文王庶幾能修治，變和我所有諸夏

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夫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

者亦惟有號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又反前意而言曰若五臣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矣。又正言亦惟天純佑文王以如是秉德之臣昭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啟迪其德使著見于上覆冒于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號叔先死故曰四人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按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用豈能獨濟

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在今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頌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

一本命極作民極
命極恐是誤寫字

子往暨汝共濟可也小子幼洲與未即位同正賴爾同心夾輔汝大無以此專責于我而求去也汝收斂退藏罔勛勉小子所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于民在郊之鳳將不復聞其鳴矣况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武王顧命敷乃心腹以命汝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于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夏武王之言如此而可去乎。告汝以我之誠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念我天威之可

命汝作汝命極曰汝明易偶王在曾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忘丕冒海隅出口罔不率俾。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德謂

書經易言卷五 蔡仲之命

畏乎言我不信于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一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他日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辭位之時乎歎息言駕于輔君者是我二人我所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石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天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言我不順于理而若茲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

民心之嚮順亦固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此召公已留周分飭造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蔡仲之命傳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叔沒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辭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

自用也
側言一福之言也

之無賴也一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
蔡仲之命全旨首節史臣敘事之辭次節一篇綱領爾前節承率德改行言皇天以下永敬哉言
傳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五家為鄰致辟誅戮之也囚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也蔡在淮汝之閒不別封者不絕叔于蔡也胡仲名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謹其道惟思也

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多方傳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孔疏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二者為一時之事也

致滅之滅疑成之

史

窮困之極也。率循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
多方全旨首節更臣敘事次節一篇綱領惟帝十六節反覆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也。今我曷敢四節言殷民當遷善也。與次節大降爾命相應。告爾至末言殷民之遷善責在殷士與次節殷侯尹民相應。傳周公之命誥終于此篇。故發例于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商奄又叛成王征滅

之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

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洪惟圖天之命弗

永寅念于祀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

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厥

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

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

有夏之民叨愆他日之及日欽劓割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

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

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 勸勉也。迫啓迪也。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天命不能開民衣食之源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變不能善承其象不能大進于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身邑之民貪叨然慣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我害其國也。純大也。義民賢者也。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也。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罰有辟有看皆足以使人勉于善也。

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事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

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乃惟

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慎厥麗乃勸厥民

刑用勸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要

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 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今至于

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

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乃惟爾辟以爾

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層有辭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

于享天降時喪有邦罔之 乃惟爾罔後王逸厥逸圖

于享天降時喪有邦罔之 乃惟爾罔後王逸厥逸圖

爾辟謂紂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殷之亡非自取乎。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端紂進也。呂氏曰雖曰明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通紂如能念作聖誰禦天故以商先王之故徘徊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依依于其子孫而冀其改焉。傳典主式用也式教用休者文武既得乎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爾何

厥政不蠲古及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勳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介父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攷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

不誠信寬裕于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猶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猶得居宅耕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邪。爾乃大不安天命邪。爾乃輕棄天命邪。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邪。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按戰要囚用戰懼而要囚之拘其身體以禁其為惡也。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泉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殷多士授職于洛共長治遷

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傳案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纜一二年爾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罔在作洛之前矣。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思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闕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攷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

民者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雖然有恩以相愛。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思畏也。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畏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濟消其逆。房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化矣。尚何可畏之有。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立政全旨首節。啓以知恤之

資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丑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士。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立政。傳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于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問諫。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

難有夏二節。言禹以知恤而興。桀以不知恤而亡。成湯二節。言湯以知恤而興。紂以不知恤而亡。文武十節。言文武以知恤而興。孺子二節。則責成王盡知恤之道也。自古以下。總言禹湯文武以知恤而興。而申勉以知恤之道也。

陳氏曰。宅者居而安之之謂。或才德不稱。或委任不篤。皆非宅也。綴宋衛反賁音奔。顛音俗。

傳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蔣氏曰。嚴惟者。簡擇于未用之前。不武者。信任于使用之後。王氏曰。兩不武字。上言君不武乎。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傳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於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

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古之人迪惟有

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

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

民。傳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寶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

賢下言民不式乎君四方之人皆大法乎君而以德自見所謂徧為爾德也

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隼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為君之實也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樂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豈復有賢者乎

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

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傳亦越者繼前之辭耿光也湯

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他曰次補三宅者宅以位言俊

受德紂字馬云受所為德也傳蓋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眾醜者也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庶常吉士承上二節貫下二節

以德言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木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內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嗚呼其在受德

警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伴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傳克知灼見皆曰心者所謂通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

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之官也任人常任準

允疏夷徵以下以一尹總之
傳三毫蒙為北毫穀熟為南
毫師為西毫或以為為眾
或以為夷名林氏且言夷徵
虛之眾及三毫之地與凡版
險之地為之尹者無不得人
也
趣癸上聲阪音反
王氏且三克字最有力言之
王之知人惟克知其心乃克
立其官以克稱其任之人也
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
罔敢知于茲者罔知則莊老
之無為也罔敢知見文王被
畏思不出位之意

呂氏曰武王率文王不言毛
俊而言義德容德者何非有
義德之不容德之量不足以
居三事也
重氏曰孔氏以立政為大臣
立事為小臣諸家皆以立政
立事為一意而於準人牧夫
則以為舉其二以包其一理
所未安竊從張氏之說則立
政乃作書之本意立事乃任
人之官庶於經意為兩得

夫準人牧常伯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
以職言故曰事 庶府若內府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
百司庶府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
庶府之屬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
庶常吉士 傳此都邑之官也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
表外也王文蓋內百司此蓋外百司也太史史官
尹伯有司之長總結之日庶常吉士言在文武之
廷無非常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傳此諸侯
德吉士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
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心知之至信之篤故能
立此常任常伯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
用能俊有德也

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傳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
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
于茲 傳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恃不兼其事耳至此罔
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其 亦越武王率惟教功不敢
於君有不容不知者也 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傳率循也
下之功義德者有攬亂反正之 嗚呼孺子王矣繼
本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 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
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 傳我者
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其業之大歎息而言曰
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
立政

而而恐一字衍文

有句之句知是司字之誤

自一話一言承勿有明之而而言
傳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誤失也
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句而以已誤之也正指當職者為言

宮氏曰由繹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其言而繹其心由其才而繹其德由其發舒于一時而繹其持久于歲晏者蓋不一端而足也按由字只如字讀傳謂細繹用之是以意解非即由字為細字也細音抽細繹見漢書

書經卷五

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
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為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聞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自要也民而謂之受者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也
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閒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嗚呼予且已
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人
王氏曰上言勿聞之以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
傳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細繹用之而盡其

儉又作憊同

義之所在謂之方然則道行天下之說可也為四方解海表字無味古文何如此乎待追考

井經書也

傳小人而謂之儉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
儉音纖勸音邁
傳獨曰其勿誤于庶獄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望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傳周公告大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蘇氏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
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

才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
傳詰治也治爾

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觀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兵刑之大也故嗚呼繼自今後王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

立政其惟克用常人之也常人常德之人周公若曰太

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

書經易五卷五立政

三

體君道備矣自立政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于王此絕筆也

用中罰傳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

一本度直也

陳氏曰周禮周公未全未行之書周官成王建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不合處略之可也

周官全旨首節史氏本敘若昔三節成王自敘訓官之意立大師十節歷舉所訓之官由尊而卑由內而外有相承之體統凡我有官以下皆訓其盡臣職也
顧氏曰未亂就正理說是綱紀法度無不修治之謂未危就國祚說是天下國家無不奠安之謂

張氏曰事繁故官多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為八政至周合為六典大綱

書經揭要卷六

周官傳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

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傳此書之本序也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

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傳若昔大道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

下文明王立政是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

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

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傳百揆無所不總者

皆出于一所增特其屬耳

陳氏曰立政而官惟其人為政在人也訓官而先祇勤于德取人以身也

程子曰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不得其人而居之不若闕之之愈也

陳氏曰司徒掌養民教民之事今獨言教取其重者言之猶宗伯掌禮樂而獨言掌邦禮也

金氏曰司空掌空土之官也分畫空土以待臣之受封土之受祿農之受田工之受肆賈之受廩也凡土之未授者

司空主之既授則屬之司徒司馬

王氏曰易漢汗其大號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以公滅私今之慎也民其允懷令之行也

陳氏曰學古而後入官則謀事必能以古制裁酌之然世亦有好奇古而至于好異者故又欲其以典常之理為師也不學則於理不明惟見其煩擾而已學不學之得失相去如此

陳氏曰事之所成為功職之所務為業功之高卑由立志之高下欲功之高立志固貴

書經卷之六

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今予小子祇勤于

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傳時是若順也修德者任官之

本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傳立立為周家定制也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

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恆而不變者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少

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傳孤

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弘者張而

大之寅亮者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傳家宰治也

敬而明之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

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官調劑使

得其平是之謂均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傳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

順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傳春官卿主邦禮也

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司馬掌邦政統

六師平邦國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

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傳秋官

書經卷之六 周官

乎高然必勤以廣業則職業日勉日高其基立而其成高也功崇至後艱四句乃申言蓄疑敗謀忘忽荒政之意而加警策耳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怠忽荒政之反也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蓄疑敗謀之反也

孫氏曰恭儉驕侈念不並立故必恭儉然後可以制驕侈但恭儉一也以恭儉之心發之為恭儉則為德以驕侈之心文之以恭儉則為偽

三事即六卿大夫即六卿之屬不及公孤者德尊位隆無待戒勅也

君陳全旨首節策命君陳重一敬字下分二段昔周公師保以下欲其懋昭周公之訓以化殷民弘周公之訓至末欲其弘周公之訓以化殷民總承敬字推廣之
林氏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記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蘇氏陳少南俱以為非

喋之便語也

賊法禁掌刑而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傳禁者禁於未然也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傳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案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六年五服

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

岳大明黜陟孔傳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魯京師蔡傳從之孔疏據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

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

御纂附錄其說

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傳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學古人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傳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皆文武周公之所講書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

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戒爾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戒爾

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傳此下

士也功者業之成業者功之積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惟曰孜孜二句正式時工夫
欲其推令德而為明德以成
至治也

戒哉戒其勿如凡人也
陳氏曰事有當廢事有當興
即所謀之政也虞之於人釋
之於已即能致其艱者矣

呂氏曰此舉君陳前日之善
也君陳平昔謀猷入告及既
施行則澹然不有前日尚忘
已之善而皆歸之于君今日
豈忘人之善而欲出于已乎

劉氏曰上欲君陳由訓而勉
之以敬篤之功凡人三節皆
由訓之事下欲君陳弘訓而
示之以和平之治殷民六節

板

皆弘訓之事由者率由之也
弘則又從而振廓之矣

傳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
也狃于茲允與夫毀敗典常
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
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
也無念疾人之所未化無
求備人之所不能

陳氏曰必有忍至德乃大即
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修至
率其或不耳即無求備之意

林氏曰忍者勉強而行人與
已猶三客者自然而然而忍
之迹泯而廣大之德成矣

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傳

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
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
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於
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
掩護不暇故心勞

居寵思危固不惟畏弗畏入畏
而日著其拙矣
傳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
畏苟不知祇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
推賢讓能

庶官乃不和政庶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

爾不任傳賢有德者才有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

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傳三

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
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

君陳傳君陳臣名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傳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

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傳周公之在東郊師教之保安之

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
之舊訓則民其治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

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曰孜

孜無敢逸豫傳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

馨香精華之士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
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茲芬是豈黍稷之

甲氏曰簡修者表厥宅里簡不修者殊厥井疆不使混而無別也進者與而用之率者倡率鼓舞之所謂舉善以教不能也胡氏曰民性本善顧上有好者率之耳德化行世道升君陳可不勉哉鄭氏曰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借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成王云膺受多福康王云承膺多福皆以商民式化言之天保報上受福之詩也歸之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也

馬云泚泚髮也
澁音音管

顧命全旨分二段主崩以上見成王當死生之際而志氣清明也以下見召公當危疑之際而區處周密也時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傳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泚澁頰而扶相者被以袞冕憑王凡以發命泚音挑頰音悔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召公領之司徒芮伯為之宗伯彤伯為之司馬畢公領之司寇衛侯為之司空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

馨哉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傳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傳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入反覆與眾共虞度之眾論既同則又細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傳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良以德言顯以名言三

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傳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削

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非公理也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中也殷

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傳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

訓辟以止辟乃辟傳此終上狃于姦究敗常亂俗三細不宥傳此終上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

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傳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簡厥脩亦

擾音饒順也
溥音普徧也

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
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
長及諸御治事者自嘆其
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
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
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
發訓命汝武猶父謂之重
光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
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
條則民習服達于殷邦而集
大命于周也侗愚也成王
自稱天威天命也劍康王
名
侗音同劍音耶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
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
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
而不可有所徧滯也亂治

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傳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
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惟民生厚因
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惟民生厚因
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
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
於永世傳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
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
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
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
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顧命傳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更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臨死回顧而發命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頽水相被冕服

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
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真
進也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
由分也威儀之治皆本于一
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
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
帳于庭儀太公望子為天
子虎賁氏太保以冢宰攝政
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
于戈虎賁百人逆太子劍于
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
羣居宗主也命史為冊書
法度傳顧命于康王伯相
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
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下土蘇康房風畫為斧
文者設黼屨帳如成王生
存之日也敷設重席所謂

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
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
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
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
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劍弘濟于
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
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越翌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

天子之席三重也。後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繪，純絲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具，有文之具，以飾几也。豐席，筍簞作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瓦疏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傳：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三展，豈反。純音準。底指，即二音筍音省同。筍，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

級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展綴衣。廂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傳此平時見羣臣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傳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傳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傳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

輅音路又通

馬本恭作騏云青黑也

陳先王所寶器物，大訓三皇五帝之書，文武之訓，弘璧大璧，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鼗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陳之以象其生存也。

賓階西階階階東階而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琬音宛，琰音炎，上聲。鼗音交，阼音坐，執音執。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恭弁，

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傳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路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二

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一音侯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音柳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

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音柳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音柳人冕執

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隣，卿士邦君麻冕

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太保承介

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隣，太史秉書，由賓階。隣，御王冊

書經易要卷六 顧命

七

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不
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
嚮也。堂廉曰。此冕大夫服。劉
鉞屬。戮瞿皆載屬。銳當作銳。
讀若丸。東西堂。路寢東西廡
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
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
上也。麻冕三十升。麻為冕
也。升八。纁玄色。麻冕黼裳。王
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
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于奠。
視不欲純用吉服。有位于班
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
閒。示禮之變也。彤纁也。大
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
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
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
書由賓階以升。皇太后君

命傳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
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
信也。凡王所臨。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
所服用。皆曰御。訓臨君周邦。率循天下。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
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
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嚶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
侯出廟門侯。

康王之誥

奠

下法也。眇小而如亂治也。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

進爵也。祭酒也。咤奠爵也。

禮成于三故三宿三祭三咤

宗伯曰饗。傳神命以饗告也。

孔疏三祭各用一。非同

而三反也。宿肅也。三宿為三

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

也。三祭三酌酒于神坐也。每

一酌酒則一奠爵。三奠爵于

地也。按咤本託字。傳寫訛耳。

託與吒同。步駕反。祭奠爵也。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

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

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瓊璽

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

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

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

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畢王出

應門內。周禮五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立

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

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

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

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太保暨芮伯

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

之命。惟周文武誕受。若有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

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

圭音規。上員下方。端
王之瓊音棧。寧廟。練
器。如槃。容五升。以
大圭為柄。口徑八寸。

書經易學卷六 康王之誥

福音副藏也

撤音徹治也

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以酒至齒曰啻。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按王祭告。成王受顧命也。太保受託孤重寄。前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侯。侯見新君也。其音奇。卯音士。幾音遠。項音冒。齋才詣反。康王之誥。全首首節。羣臣見新君之禮。中五節。君臣責難之辭。末節。明君臣父子之禮。傳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庭實。賓諸

六月庚午。踰越三日。壬申於今。文如。重復不知如何。解渴可乎。

左右相助也。字彙云。凡言左右之者。謂其左右而扶助之也。

侯也。稱舉也。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贊。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陳氏曰。臯門在外第一門。建臯鼓。詢事。弊訟。朝士掌之。維門。周禮圖作庫門。自外入內第二門也。有寶藏之所。庫門。周禮圖作雉門。自外入內第三門也。畫雉居五門之中。又曰中門。應門。自外入內第四門也。建應鼓。又曰朝門。路門。一曰畢門。自外入內第五門也。又曰虎門。下建路鼓。路門之外。即應門。內實外朝所。在也。傳言內朝。傳寫誤耳。傳羨。羨里也。文王出羨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言文武所

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畢命。傳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踰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傳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

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即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

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子一人以寧。傳十二年。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

厥臧。民罔攸勸。傳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悲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

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眾也。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故曰新陟王。異盡協合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武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至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按訓順也。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

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

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子先王子小子

垂拱仰成傳懋盛大之義小物猶言細行也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

之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

殊厥并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傳

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并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

曰謹恐之當可作曰
恤蓋訓相近之故乎
湮沈也緝繼續也

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非禮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曲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畢命全旨保釐二字一篇之主首節史臣敘事王若曰七節述言其難而因期以化殷我聞曰四節總言其難而詳責以化殷惟周節期以化殷而效可大公其節期以化殷而業可久末節總致戒勉之

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傳對

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

由惡終雖收放心開之惟艱傳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

開其邪者貪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猶甚難也

王氏曰：趣謂辭之指趣，趣不
完具，則未能達意而理未明。
趣完具而不已，則為枝辭衍
說，皆不可謂之體。人身上有
領下有要，乃體之關會處。事
理之有要亦猶是也。顧氏
曰：鮮克由禮，是惡之源。其流
至于陵德悖道，此惡之流于
自身者也。到教化奢麗，則又
流于風俗矣。此禮原是人心
所同得，故曰德又是命于天
者。故曰天道。陸氏曰：驕者
心肆，淫者心佚，矜者心傲，倨
者心浮，與放心相應。放心
二字始見于此。
痺丹上聲。

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傳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人所同有也。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傳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傳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公其惟時成周，建無

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傳訓，順式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傳曰：弗克者，畏其難，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傳穆王，康王孫昭王，子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日月為常，晝日月於旌旗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

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

君牙全首二節敘君牙世
勳之美，以示求助之意。今命
四節論君牙繼服之事，在盡
教養之職，以匹休前人，求節
戒其守家法以終首章之意。
通篇以教養二字作骨。君
牙罔命二篇，穆王初年，祇慎
之心可見。
左右亂四方，含下敘養意。
股肱心膂，正是翼弘敷二

句串講 謨烈兼敘養說若
佑承謨烈說奉若對揚就穆
王說用字貫玉光命
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
君牙豈其後邪

節致深長之意俱以言動貫
臣今予五節是勉其盡職未
節命全旨首三節是求助于

命爾子翼作服肱心營繼乃舊服無忝祖考傳齊脊也
舊服忠貞

服勞之事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
忝辱也

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傳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
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

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
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以身言
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
存無邪思也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

民惟曰怨咨冬和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

難以圖其易民乃寧傳神大也暑雨和寒小民怨咨自
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歎

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
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此又告君牙以
養民之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啟佑
難也

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

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傳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
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

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
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
人君牙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

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傳先正君
牙祖父也

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
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法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
有父復申戒其
守家法以終之

罔命傳穆王命伯罔為太
僕正此其謨命也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前人宅丕后怵惕惟厲

傳伯罔臣名 侍給侍左右
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
僕凡從王者 匡輔助也繩
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先
烈文武也 周禮太僕下大
夫也或曰下大夫不得為正
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
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
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
自聖自以為為聖也僕臣之
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

胡氏曰此立政重綴衣虎賁
意也大僕掌內朝職雖微而
與君最近
罔俱承反

呂刑全旨呂侯承王命訓刑首節史臣敘事之始辭下分五段若古有訓十一節敘苗之罪而勉典獄者監懲之統告諸侯也伯父節詳勤刑之功效專告同姓也有却七節總告有民社者用刑之綱領節奏官伯節總告典獄者敬刑之事末節詔來世諸侯監于祥刑也制刑必本于德用刑必合于中德中兩字此篇之綱領

傳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

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待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傳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傳大正太僕正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罔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所不及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

蘇武也

王贖法雖大碎亦與其贖免矣穆王巡遊無度財置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

傳惟呂命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羣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羣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荒當屬下句亦通史記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暴黃帝乃與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傳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劓也苗民

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憊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瘼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傳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傳彝憲常法也

呂刑傳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為篇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羣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麥始淫為劓則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

稟穰也侵也

揉上聲播揉也
誑詞在也欺也

稟蒿香臭也

承貴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于是始過為剔鼻則耳榘斲黥面之法于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為差別皆刑之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各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報苗之虐以我之威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蚩鴟並音癡則音義餌榘鯨音珠琴琴音紛國區少暉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為巫史顛項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

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竇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王氏曰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無通于民與之嘗自于下故曰絕地天通降格如神降于莘之類按訖者法之內一毫不以意輕法之外一毫不以意重重名如其法而止敬者慎刑之至而察之必盡其心也忌者畏刑之至而施之惟恐不當也敬則善心生忌則惡念滅行之于身皆可言之于口不必擇而後言是能與天合德天德在我則天所生而不能使必生者我生之天所殺

有辭民與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

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

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

在下傳皇帝舜也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

在下明明棗常鯀寡無蓋傳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三苗昏虐

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

與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

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焄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

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鯀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

也皇帝清問下民鯀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傳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

德明而天下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無不明也

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

功惟殷于民傳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

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傳命皋陶為刑辟之中所以檢其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

心而教以祗德也

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舜穆

而不能使必殺者我殺之上
 天生殺之大命直自我作配
 天澤享天心皆在我矣傳
 為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
 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
 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
 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
 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
 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
 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于獄
 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
 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
 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
 刑亂虐無罪上帝不綱貸而
 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
 而遂殄滅之也
 孔疏至命當為至善之命蘇
 氏曰庶以格天命陳氏曰天

書經掛卷六
 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
 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
 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己也如是
 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
 之差率又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傳
 盡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
 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
 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
 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
 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
 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按王氏以元命
 為國命配享為克配上帝歸重人君言王曰嗟
 御纂附錄之蓋典獄之得人實由帝德之合天耳

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

以刑齊民天不能自為之故
 以俾我然天之愛民其心無
 窮我亦不能以一日遂終其
 事相與以終之者猶有望于
 人則我敬刑之心始有所託
 是此心無窮已處即天意也
 用刑之際人雖畏服我猶以
 為未足畏人雖稱美我猶以
 為未足美則此心常無已方
 能承人君愛民無窮之心合
 上天愛民無窮之心矣傳
 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
 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韞氏曰罪非已造為人所累
 曰及

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
 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
 上帝不綱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傳司政
 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
 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
 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曰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
 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
 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傳此告同姓諸侯也
 格至也參錯訊鞫極

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曰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
 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格至也參錯訊鞫極
 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
 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曰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

鞫音菊推窮罪也
 又盡也

施施設之施

辟既亦及辜同
淫音藥染黑也

違至也傷也

簡誠也

傳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德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于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疵于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刑刑足宮淫刑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錕閹視也倍二百錕也倍差倍而及差五百錕也屬類也三手總計之也此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于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

克之也

孔疏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按刑如律比如例錕胡關反

傳罰以懲過雖非致人于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

書經排要卷六

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我雖以為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按蘇陳之說與傳不同王曰吁來有邦有土案謂於經義各有發明附錄之

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刑有民祥刑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可逮者也

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傳兩造者兩爭

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字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呂氏曰前數章反覆告成至此始頒贖刑之令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

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

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字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

嚴天威傳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

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墨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書經易安卷六 呂刑

倍差馬云倍二百為四百
差者又加四百三分之一
凡五百三十三錢三分錢
之一也

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
詳明法律而與眾占度也成
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或
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
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
也若是則獄成于下而民信
之獄輸于上而君信之其刑
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
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
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
上之也此言識獄者當備其
辭也

陳氏曰此章首云告爾群刑
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也
何擇三句言用刑之綱領也
自兩造至天威言聽獄之節
奏也自墨辟至三千言贖法
及刑書之定目也自上刑至

有要言用刑之權變也曰罰
懲至克之言折獄而用法也
自獄成至兩刑言結獄而奏
案也反覆丁寧備矣
傳官典獄之官伯諸侯族同
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
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
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
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
在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
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
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
為尤難曰明明清誠敬篤至
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
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贖獄
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
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
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

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
其罪剕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大
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
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
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
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
有要 傳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
適重則服上刑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
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
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

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
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
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
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
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
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
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
而字輸而字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王曰嗚呼敬之哉
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
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
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

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陳氏且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為主，用法以中為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

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命。政在于天下，傳此總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威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傳此詔求世也。嗣孫，嗣世子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眾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眾，當監視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徐氏謂情偽之辭，紛來無疆，惟哲人以理燭之，而各協其極。陳氏謂極者，標準之名。折獄能係屬于五刑之標準，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福慶也。

御纂錄其說以備一解

文侯之命全旨首節原周家基業之由而著文侯祖德之美二節嘆國家之多難而濟難之無人三節稱文侯輔已之美末節命以方伯厚其賜而責望之

胡氏曰：詩降于黍離，書止于文侯之命，是春秋作矣。英氏曰：先正文武之臣也，能於左右，昭事其君及小大謀猷之事，皆率循從順，以此昭後故文武而下諸君為平王之祖者，得以安于其位也。傳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絕其資用，惠澤于下民，本既先揆故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御事之臣無有老

文侯之命

傳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

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鉅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傳同姓故稱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謹責也

成後僕在厥官者而我小子
又材劣無能何以濟難又言
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
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
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
罔或者壽後在厥服則刑
文武之道絕矣今自文侯始
故曰肇刑文武按修完于殘
破之後在禦于侵侮之時

費誓全旨首節曾侯伯禽戒
飭諸侯之辭次治戎備尚堅
利也次除道路護軍行也次
嚴部伍防護民也次立則會
慎供應也總見臨敵規模嚴
整有序 費誓秦誓繫于誓
未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魯祖茲者猶曰往者云孔傳

費誓

敵連盾絲也所以繫
盾鼻也
注敵連也字彙云漆
音翠滅火器又火與
水合為萍
風佚字彙云牛馬見
風則走

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
戎 敕縫完也敵猶繫也帛
精至也鍛淬礪磨也淫大
也括開牧也獲機檻也敘寒
也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
妾馬牛風逸臣妾逃亡不得
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
逐而得者又當敬還之我商
度多寡以賞汝 峙儲備也
所攻獨徐戎者量敵之堅瑕
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
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
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
也楨榦板甲之木題曰楨旁
曰榦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
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
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
一但不至于殺爾芻芟供軍

擾爾芻芟安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
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傳顯祖文人
者合之而使不離紹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
者繼之而使不絕 徒冬反

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
用成爾顯德 傳師衆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
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
後得專征伐簡者簡開
其上恤者惠恤其民

費誓 傳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 為寇魯
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祖茲淮夷徐戎並興 善敕乃甲

冑敵乃于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
敢不善 傳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
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今惟淫舍括

牛馬杜乃獲敘乃寔無敢傷措措之傷汝則有常刑 傳
除道路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
之事

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
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傳此嚴部
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
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

三郊三遂峙乃芻芟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此立期會
戒儲備也

牛馬之用，積穀芻蕘，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音聶，音交。音聶，音交。

秦誓全首首三節，泛言悔過之意，惟古二節表其悔過之由，實昧昧至末，惟其悔過之由。

傳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細繁附錄其說。

古人之言，故先發此。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

于徇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于人，伸如流水，略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于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

平古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忌疾，姑且也。

秦誓

秦誓，傳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為篇。按史記載誓辭于取王官及郊，封殽月之後，在穆公三十六年。金氏據史明文，辨書序之誤。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

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

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違，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傳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按薛氏黃氏以一人為穆公自稱之辭，案謂亦無背於理。蓋穆公常不徒望之大臣，尤宜責之。

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諛，巧也。皇，遑通。旅力，旣愆之良士。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諛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諛言，謂杞子。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職，主也。

黃氏曰：書終于二誓，何也？費誓見周初，牧伯職業，秦誓春秋伯國爭雄，盛衰之變也。羅氏曰：秦誓一篇，可為後世法者，二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于君子，小人之情，然御案謂亦無背於理。蓋穆公常不徒望之大臣，尤宜責之。

書經易學卷下 秦誓

二

